

# 李国文散文精选

名家散文典藏·彩插版  
——  
李国文 著



名家散文典藏

彩插版

# 李国文散文精选

李国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国文散文精选 / 李国文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2

(名家散文典藏: 彩插版)

ISBN 978-7-5354-9981-3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7395 号

责任编辑: 张远林 黄文娟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龙 梅

责任印制: 邱 莉 王光兴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5 插页: 10 页

版次: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81 千字

定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◆ 上辑 文人·生死行藏 ◆

孔夫子人在窘途 / 003

屈原的非正常死亡 / 012

“建安七子”的生活环境 / 023

嵇康和阮籍的活法 / 034

王徽之作秀 / 044

李白很给力 / 052

另一面韩愈 / 070

苏东坡的底气 / 080

李清照的生计 / 090

徐渭的焦虑 / 101

对游戏说不的李贽 / 112

假如阿Q当作家——一个后现代的文坛浪漫故事 / 121

“文人无行” / 128

最怕胡庸医 / 135



◆ 下辑 历史·点面深浅 ◆

炒作关羽 / 147

宋太祖的誓碑 / 160

溥仪大婚的深处 / 173

头发的功能 / 182

眼睛的功能 / 190

嘴巴的功能 / 196

鼻子的功能 / 209

舌头的功能 / 216

屁股的功能 / 225

上辑  
文人·生死行藏





公元前 489 年，孔子在陈州绝粮。

与他一起被围而饿肚子的，还有他的学生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、宰予、子贡、冉有、季路、子游、子夏，共十人，也称“孔门十杰”。

在《论语》中，关于这件事，有 33 个字的简略记载：“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愠见曰：‘君子亦有穷乎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’”孔子的意思是：君子陷于困境之中，穷而弥坚，不失志节；而小人到了穷途末路之时，就无所顾忌，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。在陈州的明代古碑《厄台碑》上，将孔子陈州绝粮与“天地厄于晦月，日月厄于薄蚀，帝舜厄于历山，大禹厄于洪水，成汤厄于夏台，文王厄于羑里”相提并论。由此可证，百炼成钢，不淬火无以锋利坚硬；剖璞为玉，不雕琢很难晶莹剔透。古往今来的先贤绝圣、达者通儒、巨匠国手、仁人志士，无不要经历艰苦卓绝的磨炼，无不要受到生死存亡的考验，才能达到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的蜕变。发生在孔子和他门徒身上的这次磨难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厄”，对他们思想境界的提高、精神品质的升华、人生视野的开阔、学问阅历的增长，不但起到了飞跃的推动作用，而且对其一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
孔夫子的一生，不算走运，落魄的时候甚至被人嘲笑为“丧家之犬”。不过，他的志向，他的追求，堪称伟大。其目标是要在广泛和

普遍的范围，贯彻其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儒家思想。一般来讲，伟大之所以伟大，就是因为其难以实现。如果一蹴而就，顷刻间神鬼附体，顿成不朽；如果阿猫阿狗，忽然间人五人六，领袖群伦，如同时下那些一脱而红的过气明星、一炒而火的钻营作家、一抄而名的无聊学者，像二踢脚那样制造轰动效应以后，随即销声匿迹，也就谈不上什么伟大了。有生之年的孔子，一直为这个理想世界奔走，然而，其一，其命不济；其二，其时不应；其三，小人太多；其四，到处碰壁。古往今来，所有应该伟大而没有伟大的人，都因为这四大不顺而埋没一生。孔夫子更惨，差一点饿死在陈州。

由于汉武帝刘彻用董仲舒之议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孔子死后五百年，坟头冒烟，开始抖起来，被封为“至圣先师”、尊之“百代素王”，历代帝王都跑到山东曲阜的孔庙里给他磕头。中国文人从来是磕头的命，给当官的磕，给有钱的磕，更给拿刀拿枪的磕，甚至给拿板子的衙役磕，因为那板子专打文人的屁股，但是所有这些当官的、有钱的、拿刀拿枪拿板子的，都得朝孔夫子磕，也实在是给中国文人出了口气。

孔子生前很“伟小”，没想到死后却伟大起来，一直到辛亥革命、“五四”运动，打倒孔家店，他才不怎么吃香；后来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批林批孔，批宋江架空晁盖，他更是灰头土脸。幸好，他老人家的行情似乎逐渐看涨，许多自己没有读好文言文的名流，去鼓励孩子穿上长袍马褂读经。许多自己不成器却望子成龙的家长，也要孩子磕头拜师读私塾。许多深爱中国传统的“孔孟之徒”，更希望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……看来，孔子的价值，还大有潜力可挖。记得耄耋老人季羨林还未仙逝前，在病房里提出来把孔子像抬到奥运会上去，绕场一周，以弘扬儒家文化云云，可见两千六百多岁的圣人，有着与时俱进的永久生命力。孟子说过，孔子乃“圣之时者也”，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“圣之时者也”这句话，20世纪30年代被鲁迅翻成“摩登圣人”，不过，他也认为：“孔夫子做定了‘摩登圣人’是死了以后的事，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。”

“颇吃苦头的”孔丘，生于公元前551年，逝于公元前479年，鲁



昌平乡陬邑（今山东曲阜东南）人。父早死，寡母持家，艰辛度日。做过乘田（看管牛羊）和委吏（主管会计），相当于区乡干部，待遇一般，勉强糊口。直到公元前500年（鲁定公十年）才出现转机，为中都宰（熬到区长一级），所以很卖力气，擢任小司寇。随后就发达了，也许是大器晚成吧，竟然做到鲁国的大司寇，相当于司法部长的高官，这年他五十二岁。第二年，公元前499年（鲁定公十一年），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。相，乃主宰一国之总理，圣人的仕途达到最高峰。没想到“面有喜色”的他，还未来得及得意，官运竟到此戛然而止。不过也好，他多少尝到一点成功的味道，能够在发号施令的位置上，得以实践他的理想抱负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从此信心十足，只要给他以权力，他就能做到他想做的一切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第十七》称他在这短暂的辉煌中，也曾大刀阔斧地干成几件事，很是了得，很是神气。“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，与闻国政三月，粥羔豚者弗饰贾，男女行者别于涂，涂不拾遗，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，皆予之以归”，一百天左右的新政，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牛的日子。公元前497年（鲁定公十三年），鲁国的利益阶层跟他闹翻，他想给特权人物以颜色，没想到对手早就要收拾他。加之齐国挑拨离间其中，美女也来了，骏马也来了。子路一看来势凶猛的糖衣炮弹，便替圣人担忧，劝说他：“夫子可以行矣！”不要再恋栈了。孔子说且慢，“鲁今且郊，如致饔乎大夫，则吾犹可以止”。知识分子处事，总是机会主义：未必吧，不至于吧，哪能呢？把事情往好处想，结果，当年郊祭，国君居然连祭祀的腊肉，也没能照例送给孔子一份，这实在太不给面子了。

此事放在今天，算什么，不给就不给，可夫子一气之下，率其弟子出走。

这就是中国文人好不容易挤进权力盛宴中，却又轻易地被挤出饭桌的悲剧了。说白了，文人在当道者眼里，不过摆设罢了，用得着摆，用不着就不摆。所以挤上台面的文人，第一，挣口气，坐上主位，让在座者仰着脸马屁你；第二，如果坐不上主位，至少也要靠主位近到可以附耳而言，让在座者不敢小觑你。否则，那就够你一受。即使你

有请柬，你有VIP卡，同席者与你握手，避不住桌子底下拿脚踹你。孔夫子学问虽大，脸皮却薄，既然不给俺这份脩肉，对不起，那就拜拜再见。虽然郊祭上供的猪头肉脏兮兮的，给也未必吃，不给却不行，攸关脸面，这就逼得他非走不可。于是，匆忙上路。

在中国，不要脸的人活得比要脸的人好。

要面子的圣人只有离开鲁国，好在有一大帮门生跟随着他，虽然有的中途退出，有的半路参加，但始终坚持下来的铁杆，有十数人，抱着传道的决心，拥有必胜的信念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鼓起无比的勇气，开始周游列国。

孔子希望能找到接受其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的国度，好继续实现其“以仁为本”的治国理念。由于走得仓促，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，人家欢迎你这不速之客吗？此乃一；人家不担心你们这个工作队来者不善吗？此乃二；人家过去跟你有交情现在跟你有联系吗？你是老几？你算老几？你觉得自己是块料，人家未必当你是块料，此乃三。撞了好多的锁，尝了好多的闭门羹，好不容易敲开的门，你还没转身，人家马上就关上了。再接着走下去，热情开始下降，劲头儿逐渐衰减。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，日见缓慢。

最主要的原因，春秋末期的大形势是礼崩乐坏，各自为政，互相倾轧，纲纪不存。诸侯崇信“丛林法则”（The Law of the Jungle），不是弱肉强食，就是强衰弱食，怎么想办法食人而不被人食、自己的国不灭而能灭别人的国，是生存的第一要务。孔圣人提倡“克己复礼”，跟人家南辕北辙，背道而驰。温良恭俭让那一套，嘴上标榜倒也无妨，真正实行，坐等倒霉。所以，从公元前497年（鲁定公十三年）到公元前484年（鲁哀公十一年），这十四年间，孔子和他的门生，一直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，做广告，递名片，讲道理，做工作，套近乎，拉关系，走后门，装可怜，硬是无人搭理，更谈不到赏识。最初出发前的动员会上，何其信心满满，以为一出鲁国国门，鲜花铺路，红毯迎宾，马上就会有人延之为客卿，待之若上宾，提供政治试验田，由着你施展雄才大略。此刻来看，只是一个破灭的梦罢了。

那时的道路很糟糕，在秦始皇以前，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修长城积



极，修路不积极，对行路人来说，那可真是辛苦劳累。鲁迅就考证出来，圣人所以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。就是因为这十四年的行路难，颠簸出来胃下垂的病，才不得不如此讲究，而并非老人家摆什么穷谱。据《史记》载他至少周游了大半个中国，这其中包括卫、陈、匡、蒲、曹、宋、郑、蔡、叶、楚等诸侯国，行程数千里，木屐磨穿不知多少双，牛车坐坏不知多少辆。这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地方。这种政治“走穴”，可不是当下那些没落明星和野路子模特的走穴，只要脱得多，露得多，便无往而不利。孔子周游列国，自带干粮不说，还得背上铺盖卷。一路上，东碰钉子，西招不是，不是惹非议，就是受辱骂。尽管如此，九死不悔，百折不回，非要找到得以兜售其治国理念、推销其“仁政”思想的下脚之地，师生们就不信，天下这么大，没有识货的买主。但行路之人，有目的地，走一步，少一步，脚底有劲儿；这支队伍，无目的地，总是走不到终点，精神全无。但师生们不停地走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们绝不回头。夫子这份执着，让人敬重；而他的主要弟子，鞍前马后，追随左右，不离不弃，不开小差。他老人家的这份魅力，就尤其令人钦佩了。

不过，我一直妄自判断，孔夫子离开他的出生地鲁国，是最大的错。他在鲁国再不济，却也经营多年，有人脉基础，有故土情谊，有家族信誉，有乡亲支持，这等资源何其可贵？一个人要是丢了根本，以为他的名望、学问、人品、政绩，走到哪儿都应该是香饽饽，就舍本逐末，大谬而特谬矣！所谓“品牌效应”，系对熟知的消费群体而言；所谓“名人效应”，系对特定的环境空间而言。距离根本越远，知名度越低；而知名度打不出去，推销难度必然大增加；再加上贸然愤而出走，事先准备不足，包装宣传不足，舆论造势不足，财政支持不足，匆促上路，打一枪换个地方，你要人家接受你的“仁政”思想，你要人家按照你的办法治国平天下。难呀！第一，三言两语，说不清楚；第二，远水近火，救不得急；第三，陈、蔡、卫、叶，基本上是处于大国夹缝中的瘪三国家，仰人鼻息都来不及，哪敢接纳这样的庞然大物呀！

好了，公元前489年（鲁哀公六年），“吴伐陈。楚救陈，军于城

父。闻孔子在陈、蔡之间，楚使人聘孔子”。楚是“春秋五霸”之一，大国礼请，夫子觉得很有面子，弟子们也都扬眉吐气，他们再次踏上征程。告别的时候，主客双方假惺惺惜别的场面，是少不了的。我估计，离去的一方，未免春风得意，露于形色；送行的一方，自然是陈、蔡两国的上层，脸上五官挪位，心底五味杂陈，大不得劲儿。孔夫子一生犯小人，而陈、蔡这些小诸侯国的小官僚，一个个小屁虫子，比小人还小人。他们很担心这支团队，抵达楚国以后，得到重用。夫子手下，文有颜渊，武有子路，理财有子贡，外交有宰予，这样一个领导班子，掌握实权，绝对不会对陈、蔡持友好态度。他们说：“孔子圣贤，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，若用于楚，则陈、蔡危矣！”因此，一致决议，不能放虎归山，不能纵龙下海，他们要在楚国得意，我们就得饱受凌辱。这帮虫子商量好久，杀和关，都不是最好的办法，只有发动群众，围住他们，困死他们，饿死他们。将来楚国要人的话，唯老百姓是问好了。

这主意太阴了，陈、蔡两国的卿大夫够卑鄙的，躲在幕后当黑手，挑起这场“绝粮事件”。凡浪荡于江湖，混迹于官场，厮守于市井，裹乱于文坛的中国人，正经本领通常不大，挑拨离间无不一等。在他们的教唆煽动下，那些起哄架秧、啸聚好事之辈，那些趁火打劫、泼皮亡命之徒，那些寻衅找碴、无恶不作之流，那些唯恐不乱、心性歹毒之人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群氓”“小人儒”，毛泽东所说的“痞子先锋”“流氓无产者”，蜂拥而至，吆五喝六，层层包围，水泄不通；挡住去路，堵住来路，前进不得，后退不成。

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善良，但一旦被蛊惑到跳大神的错乱程度，那也就未必善良了。孔夫子碰上这样的批斗场面，也真是活该倒霉。若围夫子一个人，三五壮汉足矣，而要围夫子及其弟子，没有三五十人，百八十人，恐怕不易奏效。因此，面对其势汹汹的数百愚民，他老人家相当镇静，还能够抚琴弄弦，歌之咏之，这也就是“厄于陈、蔡，弦歌不绝”的由来。

陈州，即今之周口市淮阳县，县城里至今犹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，为该地观光名胜，即夫子临危不惧、临难不苟、体现出万世师



表风范的弦歌台。

我是不大相信精神至上主义的，吃饱了可以精神变物质，肚子里没有食，饿得咕咕叫，绝对是一个唯物主义者。所以对夫子又拉又唱，或又弹又唱的弦歌行为，持怀疑态度。第一，绝粮一周，夫子有没有力气弦歌？第二，面对暴徒，夫子有没有勇气弦歌？第三，弟子反感，夫子有没有心气弦歌？都是值得打个问号的。而绝粮事件的最早版本《论语》，那33个字中，未见“厄于陈、蔡，弦歌不绝”的字样，这本由孔门弟子编纂的典籍，其权威性无可置疑。“弦歌”说，显然，是后来人的演义了。

孔子陈州绝粮，除《论语》外，还在其他古籍中出现过，如《庄子》中的《让王》《山木》，如《孔子家语》中的《困誓》《困厄》，如《荀子》中的《宥坐》，如《墨子》中的《非儒下》，如《史记》中的《孔子世家》，如《孔丛子》中的《诘墨》，如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任数》等等。

庄周（公元前369—前295）的《让王》就是从孔子的弦歌说起：

孔子穷于陈、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（不加热而食），藜（野菜）羹不糝（连小米粒也没有），颜色甚惫，而弦歌于室。颜回（掌厨）择菜，子路、子贡相与言曰：“夫子再逐于鲁，削迹于卫（在卫国受到铲除足迹的侮辱），伐树于宋（在宋国连他休息遮阴的大树也被砍掉），穷于商周，（一系列的倒霉碰壁之后）围于陈、蔡，杀夫子者无罪，藉夫子者无禁。（这算是一个什么世界啊？可我们夫子却若无其事地）弦歌鼓琴，未尝绝音，君子之无耻（这两个字可真是说重了，说狠了）也若此乎？”颜回无以应，入告孔子。孔子推琴，喟然而叹曰：“由与赐，细（见识短浅）人也。召而来，吾语之。”子路、子贡入。子路曰：“如此者，可谓穷矣（混到如此穷途末路的地步，先生怎么还有心思弦歌）！”孔子曰：“是何言也！君子通于道之谓‘通’，穷于道之谓‘穷’（一个人大方向明确就是通，大方向不明确才是穷）。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，其何穷之为？故内省（头脑保持清醒）而不

穷于道，临难而不失其德（操守坚定不移）。天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陈、蔡之隘（即厄难），（这种磨炼）于丘其幸乎。”孔子削然（悄然）反琴而弦歌，（终于明白事理的）子路圯然（用力地）执干（盾牌）而舞。（终于觉悟的）子贡曰：“吾不知天之高也，地之下也。”（庄周总结说）古之得道者，穷亦乐，通亦乐，所乐非穷通也，道德于此，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。（庄周是持出世观点的，在他看来，穷和通乃是一种有规律的变化。不赞成持积极入世观点的孔子，把穷、通看得太重。他认为，能够适应这种穷通之变化）故许由（古隐士，虽穷而安）娱于颍阳，而共伯（即共伯和，曾一度被推为西周执政）得志乎丘首。

荀况（公元前313—前238）的《宥坐》，则继续他们师生间的这个“穷”和“通”、“达”和“不遇”的话题：

孔子南适楚，厄于陈、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糗（同“糝”），弟子皆有饥色。子路进问之曰：“由（子路自称）闻之，为善者天报之以福，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，今夫子累德、积义、怀美，行之日久矣，奚（为什么）居（处）之隐（困顿状态）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由不识，吾语女（汝）。女以知者为必用邪？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！女以忠者为必用邪？关龙逢（夏之大臣，因正直而为桀所杀）不见刑乎！女以谏者为必用邪？伍子胥不磔于姑苏东门外乎！夫遇不遇（得不得到重用）者，时（时机）也；贤不肖（能力的大和小）者，材（才能）也；君子博学深谋，不遇时者多矣！由是观之，不遇世者众矣，何独丘也哉？且夫，芷兰生于深林，非以无人而不芳。君子之学，非为通也，为穷而不困，忧而意不衰也，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。夫贤不肖者，材也；为不为（做不做）者，人也；遇不遇者，时也；死生者，命也。今有其人，不遇其时，虽贤，其能行乎？苟遇其时，何难之有？故君子博学、深谋、修身、端行，以俟其时。”孔子曰：“由！居（坐下来）！吾语



女。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，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，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，故居（所处的环境）不隐（穷困没落）者思不远，身不佚（通‘逸’，奔走逃亡状态下）者志不广；女庸安（怎么）知吾不得之桑落（残秋败落，喻窘迫不堪）之下！”

《孔子家语》中的《困誓》，则把这支遭遇绝粮的队伍，在夫子的循循善诱下，全部成员都在思想上得到提升的过程写了出来：

孔子遭厄于陈、蔡之间，绝粮七日，弟子绥（通“馁”，即饥饿）病，孔子弦歌。子路入见曰：“夫子之歌，礼乎？”孔子弗应。曲终而曰：“由（子路）来！吾语汝。君子好乐，为无骄（防止骄傲）也；小人好乐，为无慑（消除惧怕）也。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（你是谁家的孩子，不了解我，却跟从着我呀）？”子路悦，援（持）戚（兵器，斧之一种，亦作舞具）而舞，三终而出。明日，免于厄，子贡执辔，曰：“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，其弗忘矣！”孔子曰：“善恶何也，夫陈、蔡之间，丘之幸也。二三子从丘者，皆幸也。吾闻之，君不困不成王，烈士不困行不彰，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。”

磨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磨难面前跌倒趴下。而经过陈、蔡绝粮的考验，肚子饿了，精神不垮；身体弱了，气势不竭；生命危殆，雄心犹在；刀枪威慑，凛然不屈，由此所激发出来的非凡能量，才是圣人和他门徒们此行的最大收获。

人称“西方孔子”的苏格拉底，有句名言：“逆境是磨炼人的最高学府。”自古以来，中国人所受到的磨难，可谓多矣，虽然磨难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但是不经磨难，哪能造就中国的辉煌，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。太快活了，太惬意了，太舒适了，太幸福了，就必然“好吃不过饺子，坐着不如躺着”地懒下来，就必然不想去奋斗、去争取、去发愤、去努力了。正如《国语·鲁语下》中所说：“沃土之民不材，淫也；瘠土之民向义，劳也。”

## 屈原的非正常死亡

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，第一位就是屈原。

可有史以来，文人能够享受到将其忌辰列为全国性节日，全民为之年年纪念者，也仅仅只有屈原。

中国老百姓对于文人的敬重，以此为最，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根深蒂固、之源远流长。也许某一个朝代、某一段岁月，灭绝文化的沙尘暴，会刮得乌天黑日、万马俱喑，然而，值得为之额手称庆的是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，世所罕见，史所罕见。即使书焚尽、儒坑绝，当云消雾散，霁天空阔，春风润泽，万物复甦，依旧是朗朗乾坤，文化中华。到了端阳这天，艾叶高悬，雄黄遍洒，龙舟竞渡，米粽飘香。

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厉害了——死了，还活着，而且活得会比所有皇帝加在一起的年纪更长久。皇帝，总是要去的；但是屈原，中国人都记得住。

“屈原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”这是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的第一句。所谓“楚之同姓”，因为他和楚王一样，原先都姓芈。这个稀见字读（mǐ），字典上的解释为“羊的叫声”和“姓氏”。芈姓，熊氏，后来改为昭、屈、景三姓，为楚国三大族。管理这三姓事务的官，就是三闾大夫。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后，一直到死，都担任着这个类似清朝宗人府的长官。第一，绝对的闲差；第二，绝对的清水衙门，这